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四

序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英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民惟在於脩身勵志力學敦本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爲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人則異焉姑以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游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澆薄而狡者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爲得計趨公門取利爲能事而於問學則漠然畧不加意彼皆沉抑無間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敦實務德紹烈克承校弟子質厚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

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諂縱怠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永樂
中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
寇著聲於時擢淞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燁然光華人皆羨
之堯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之立身能致
其謹而不自流蕩爲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
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既
以其行之篤受職爲大縣其往也必持已守正善其政以惠
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難也必大一邑
云乎哉予老矣叨祿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
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爲人故爲道之以贈行且以
示鄉人焉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
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
叙其一也功叙所陳說皆嘉言正論多所啓沃其說簡在

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
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爲刑部侍郎大理丞虞雍爲少卿又
以功叙爲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

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任典詞命論
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
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

上所以特命功叙輟經惟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爲詞林之重
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
宏奧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爲具瞻而知

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叙侍經懃而予以迂疏不能與時俯仰爲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安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爲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羨而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爲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蓋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功叙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無言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價徵能言者賦詩爲贈屬予爲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爲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一學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粹

湖湘與

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

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主文讀之愈深愈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懽服至有與論不一須臾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

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
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焉文辭渾灑溫
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
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揚雄柳
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些是其所行悖焉
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
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
也誰得而議焉先主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
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天下之憂
而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廢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
當於世者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章彙授
其子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焉

呼先生其可死也耶

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見其感

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
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
遂拔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千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皆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
治然內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為
惟在內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

天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
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效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
焉宋庶王君千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特授陝西
按察使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不賜

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 璽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
與要言以為贈蓋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明試於
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群士之右及對策褒然高第同升
之士多以為莫能及超拜御史沈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
以私理民之訟簡蔽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
求情增詞以成罪郵罰皆麗于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為名
進士居官為材御史固宜出入 禁闥侍近 廷陞寒暑謬
謬揚憲軌徹官邪為邦國司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
膺臬司之寄而由補外任哉蓋陝西壤地闊大政務浩煩而
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聞望夙著者不足以表正諸司而震
肅一方君其往踐是任予知風采揚厲威聲赫然郡縣邊鄙
之吏民蕃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懽然以敬羨帖然而攝服相
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 國家任使之符其人斯無負
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臣實以是而屬望於君矣因贈
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蕪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未少自銜故自祭酒司
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
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蹙然
號於眾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眾
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
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鴉鵲况
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

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惧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季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悃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各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眾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厥悃悃徹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惧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季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悃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各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眾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厥悃悃徹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哉斯人域樸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意穎脫奏功惟初倡議
衆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泚頽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焉弗
篤慚負聖門師道岌圯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
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群木蔽之貢
珎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
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閼險阻而後底于平夷者其智慮益明其
事體益熟其於建勳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彥剛永樂間
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或後又陞戶科左給事中
宣德五年被舉出爲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
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最得命還任工部主

事趙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贖行惟贖者增益之義也計
君仕宦所歷靡所不習練尚矣贈爲雖然予嘗知君不能爲
君嘿也方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自六
科出納甚嚴且密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歷諸
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嘗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
太平官則高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上山水險惡氣候不
時南士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十往九不得還其夷風又殊未
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夷心而後來還於戲
此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內去京
師不遠風土旣善民俗亦號易理苟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
翕然稱治而况君乎是君爲之已有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
易治歉歲則難爲所在皆然也許君今還河間雖善理如嚮

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
奏庶艱食者禹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今君之河間雖昔人
可庶幾焉何勲業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
而置之衽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除陽軍兼揚州府太
守入爲同考官予忝廁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識公知揚
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陞教國子生文
章德行之大槩體用蓋彬彬然此承乏詞垣載筆兩京往來
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剔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
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真
儒治效國當爾耶歲在癸卯猥承 上命司文衡京闈則公

適考滿來京登刻幣聘相與同寅校文圍棘聯房語次歎洽
則知其純正之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盜如
醇醪炙之者宜隨深淺而皆望况如予素懷景仰之私哉今
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爲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忠信人也
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哀爲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夫
牧守徑情以行而惠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繳繳諤諤
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滁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
儀鳳師師未嘗鷲鴒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蓋
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異豈非公有焉方今
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榮 朝廷近遣巡撫之使風厲
海宇而旌別淑慝玉石已粲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
使如公以振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

舊咸來徵文予荷識公之陳而喜其大用也故爲叙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苦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鄙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比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予友王韋菴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予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遭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香燃博禱千神諸醫救療之無不立效

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披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決旬而成此予所目見者也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効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部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逅於構李文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

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亭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 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爲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在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聽於司馬門經時關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天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爲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依有防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爲大臣之所薦聞焉 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今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璘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三序與君有隙宋之好故因獻之請而致患生焉君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

士第博學善屬文章菴其別號云

送徐拱辰雁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况不學乎爲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爲節目之詳體段具在章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事物之來迎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筐篋簿

書者得資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爲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 朝廷下詔求賢當路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癘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苦不多見君言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甫服闋促檄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方將展布四

能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爲大言無實之儒宰制制用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

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崇守成之規

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于家并給寶楮以行於戲 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

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予曰先生年已七十不

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鬱之心曷由舒乎况 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

也茲蒙 恩異縉紳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
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迄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
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
還始終之誠博學強記爲文章粲然衮衮不竭中歲遭家多
難遂不及仕而其愛 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
旣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哉
古者士大夫依致恒處閭塾以爲子弟師 聖諭所云得不
欲褒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爲之幸者令子承方
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爲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
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免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
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爲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認於是
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謬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
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
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爲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
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
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始無異於祥
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
之士願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
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之吏部時凡
有自燕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
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旣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
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特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

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
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爾書幣帛往聘於
其廬既至京師 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卽拜左春坊左諭德
召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 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
職固辭 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
復 賜之爾書資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
月供廩餼負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望如此其盛
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滄光武以道
相尚而使貧夫廉懦夫立爲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
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
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
曰小補之哉子旣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 遵古禮有
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
者乞予言以贈嗟夫子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
不能已焉耳是爲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
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
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
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賜之一言
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徵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
地壘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
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爲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後

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爲祠祭署丞
孫鏞繼之曾孫遵復繼爲奉祀京復繼爲祀丞率皆淳雅端
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雖繼爲祀丞乃以世德名堂
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
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
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
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侯之功德者
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
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簪組相承婉
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叅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鏞

給事中黃門職也方今 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蓋非
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 國家之
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
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于 廷

聖天子徃徃虛心聽納而當時仕于 朝者亦皆知其爲公

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非僻之心其爲清且要蓋如此也予
不皆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盛其一休寧
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奇偉有所
見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
論多歸之頃予教國子國子散地也予又寡交際在朝雖異
時常所徃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
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

有參政之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予方資二君以自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為非是以謂方今明天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為重二君皆簡在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師股肱群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國家之所急二君既平日切切以為言言得不動其心為上理之邪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子奚遽戚戚其去哉予有愧乎其言蓋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為贈因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覆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

天下士領薦言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幹等以

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性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

泰臣正臣必臣恂臣世貞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

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

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

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

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

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

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

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臣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

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

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

世

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

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太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

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
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
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
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体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
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
諸士子荷 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
行見對於 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
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
垂於後顧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
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
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
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猶
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
其先公而後私也公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
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
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
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
紀年者陶靖節創求初之意也姓其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
謂沈惟繼張祿越彘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

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
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勸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
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决志哉嗚呼孔子不
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
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
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康嶺絕粒於鄉隄
已而殞首於熱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
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
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
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
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
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

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
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
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
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諸有讀而
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
嘗集杜句述公始祭大饗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
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
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鐫梓以廣
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
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蓋

即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文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為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苟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幘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節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異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即肆力於古學為士林所推重既長歌版陽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十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史千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儒彘教之而氣益充材益贍焉陞守廣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金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所自號名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和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敷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日世尚可知其政况今日敷美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久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保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宜惟不動心哉且有純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沈酣詩書之府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几筵寢饋書之事機穢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為家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鈐

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如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
林泰和三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修鹽山王公
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文章政事為大臣稱
首時與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歸然信乎當
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取久於
銓衡事最習且等掌部事于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予曰官
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
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
下而人弗服事聞於上而君弗孚其何以膺銓衡之重
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民
耳為民者貴乎達其情也公家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舊
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
邈然不通乎然則今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他日大
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
予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焉故特頌公之美
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己以正人凡有位于列皆然也况以一身綱紀乎百司振
肅乎郡縣而又係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
彼以鷙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言一舉足為
非妄事而曰我能正千人吾恐其特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
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
程公嘗奉命提督北京畿內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

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
之耳於是端表儀以帥之推所得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
有不率者然後刑以威之未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
係師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脩
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爲稱首一日 朝廷詔大臣議
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知無不
言今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覈其人皆伏罪
權貴爲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一見也時論快而
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曰吾之所以教人率人
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
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殫兩上章始得 請以行時
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
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爲過是非正己者不然
也至其奏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玄
昏夜遲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
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曾凡正己以王
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爲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
揚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交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
旣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
是爲世重者爲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
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
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

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太
守西蜀黃璿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
正者也汝楫將鉅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
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
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
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
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
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
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
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
予不敏借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又辭藝也道德實
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為文之至
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
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
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矣是以為文哉以是
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劉
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
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亦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
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

英皇經筵預脩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
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燒切時政忤權

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
驗事益彰聞 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諡祠祀之典此公始終
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
與古之工文者並美無所不用其諱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
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
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沒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
東參政鉞淞江副使鈺相與類集公文錄梓以傳屬時序之
時於公為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為重
惟公文非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
惟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
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
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鼎而寶重之雖微予
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
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况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
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
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
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彭時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
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蒲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 國朝仕
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而繫之蒲山
云曾孫銘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
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為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
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

平淡之殊皆係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
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
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

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
遷至翰林侍讀學士侍 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
子祭酒與詹公同宋公濂俱乞歸既行復 召還

上親御奉天門賜宴倡和以為樂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
法者陷於誣以死既而 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遣柩歸葬

武昌特賜諭祭諸王亦致祭焉觀 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
始而不替則其賢孰可知已况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
繫其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邪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發於
詩也用事工體物切意思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唐而

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 國家之盛其
可必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著雅
銘家學有傳初任戶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揚州府通判以廉
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于篇首以
為之徵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顯與
國人共殺琮以 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
便往冊顯嗣為安南國王使 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
大夫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
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子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攘珠合浦上降旨詔責之即首伏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皇上神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爲王師將有事干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文皇帝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皇上光昭先列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均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

知海濱酋長當恩命之日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爲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於是既書此爲序復爲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四維帝之仁興絕繼世禁亂誅暴斯帝之義維義所加但則在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爲獫狁勿爲鬼方爾惟虞芮暨爾越裳使車聞間恩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爲我謝焉

大學要畧序

洪寬

大學要畧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丞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

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
吾夫子之聖繼群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
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爲傳義以
發其趣末子因之集爲章句以釋其意田是太學所以教人
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溯其傳義由傳義
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
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胡元聖
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隆緒歷覽聖經
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
援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這便
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
正之方這便是脩齊治平之理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首聖

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蘊哉是
書也傳之雖久而未或行逮我

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

勅提督學校停縣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
互演繹補其闕畧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
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甕宮而觀聽者亦
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寬叨領郡寄學校所當
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 孟剛京口陶 茂各捐俸錢
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
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
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
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寬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歲月於刊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四
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跋

恭題幽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

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條塲以至上入執官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閭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勛之狀揭之官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

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

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

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

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人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

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

備書篇終以竭大馬之誠云

恭跋 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

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字之時或相與簪歌或褒

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習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

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

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而感于 宸衷陋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

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

酎敢不效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

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如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釀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綬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欬字不成行列甫

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

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

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

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蓬藜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無一朝不觀日月之光如

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莫絕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龍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

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

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

厲以揚於 主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寵之優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隆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
猷為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修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
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礪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
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
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司馬公手帖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是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
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
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
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
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西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
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上新法方盛行小人附

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宮守僕
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善蛇蟠蚓結
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子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列風中幾
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
日忠宣方出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為直率會則其志同
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其怒其為害而其設施或不
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刻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
示諭勿復形迹之謂二賢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
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
公為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華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會
未幾何頴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
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
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果
鮮尤為佳絕濼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
須谿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
者咸定為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復然不俾鄱陽劉彦
昂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辯固自有異
哉須谿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謾拜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
者甚備固不必實辨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顯
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感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

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共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
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
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
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
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隋書五臣註文選
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
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
業漸隆不復肯仕宋元暉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
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持書甲子而後始見
邪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鼓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

而新之朱文公記于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特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約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言父濂洛風雅卽孰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俾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賡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勸歌行丁哉

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

右

皇明鏡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錫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傳學能古文辭嘗叙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為宋鏡歌傳誦縉紳間以為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制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為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泚泚乎如在鉅簫鏡鼓間不知其為衰颯也

范賢良帖後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為可慕

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持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字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為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旌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散於未習之襞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為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為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太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焉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為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憚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

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赦者故中林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拜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啍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取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此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天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計與直相

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
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揚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
而不能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
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
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
非術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
忌于自敬享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夾名
不可以虛作也古之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
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
求者為求求言者為安言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勸蘇先生讀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跪觀之至于爛
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
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咸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
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禕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
覩其廟貌頽壞因片餘金俾有司繕脩之功畢始藏事蓋以遂事
為之也廉還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二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
對之頃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為之脩廟
良是也於是廷臣乃躓之謂廉善為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
死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
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

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
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
間竊以臆見復加鬼輯而補其一二不躓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
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
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
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
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
物一體於風義至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
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
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

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君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郡中誣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比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况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為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為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五字子美徽州人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六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沔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
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
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
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
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
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
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軼
何足以見之與谷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
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

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批糠士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黠
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所
藏本其旣從公傳寫後總其篇目如上始泐見歐陽公論又
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
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
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旣又見
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
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且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
全集爲憾至是廼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
進士第元和間爲史館修撰疏言旣以武功定海內當革滌
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
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
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
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爲韓公雖好士惟其
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
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能引退
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
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旣斥之
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
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
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泐
竊著其爲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爲知言云

讀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克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蔡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蔡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復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宜曲任民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卷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賈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嚴死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好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

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况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汙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合州司戶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知識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沈及糾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

爲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參政陶公凡朝之大
夫士咸愛重之爲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據學士所書孝事有
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爲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
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
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
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
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
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
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疑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
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旣列彥
章於妃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
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爲著畫像
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旣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其
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
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
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
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爲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爲徒
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
之莽操梁雖崛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未減且楊雄
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
咎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爲妻爲之婦者何敢不

以爲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爲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于天下後世無以爲人臣勸因著于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虜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姦附弱荆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爲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爲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惡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爲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克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

聞叅諸記錄別著必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
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跋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翊郎荆湖制置司屬官程君之所
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子
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當金
人之肆毒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
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
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
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
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
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椿字元齡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
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
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
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旂
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
是比肩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
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
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障之半又
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
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
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

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行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失軸地衡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以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陣及曰聽音望聲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後風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衡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持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山谷墨蹟

古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王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誘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傲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

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帶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卽追蹤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必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

心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傷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欤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盡卒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修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修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旣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邪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

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脩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孟兼

予友宋仲珩執事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孝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即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首上覽之稱譽有加焉

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書之名上徹

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為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其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為序其篇端予既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燕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

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父狃於宴安荒于盤樂嘗燕宰輔蔡京王黼等于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况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

之巨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然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喚喚以為不若

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天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厲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請封州以歿於載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

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
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
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
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
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
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
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
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
其不幸也邪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
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
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
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

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
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
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
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
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
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
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邪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
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
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
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
矣哉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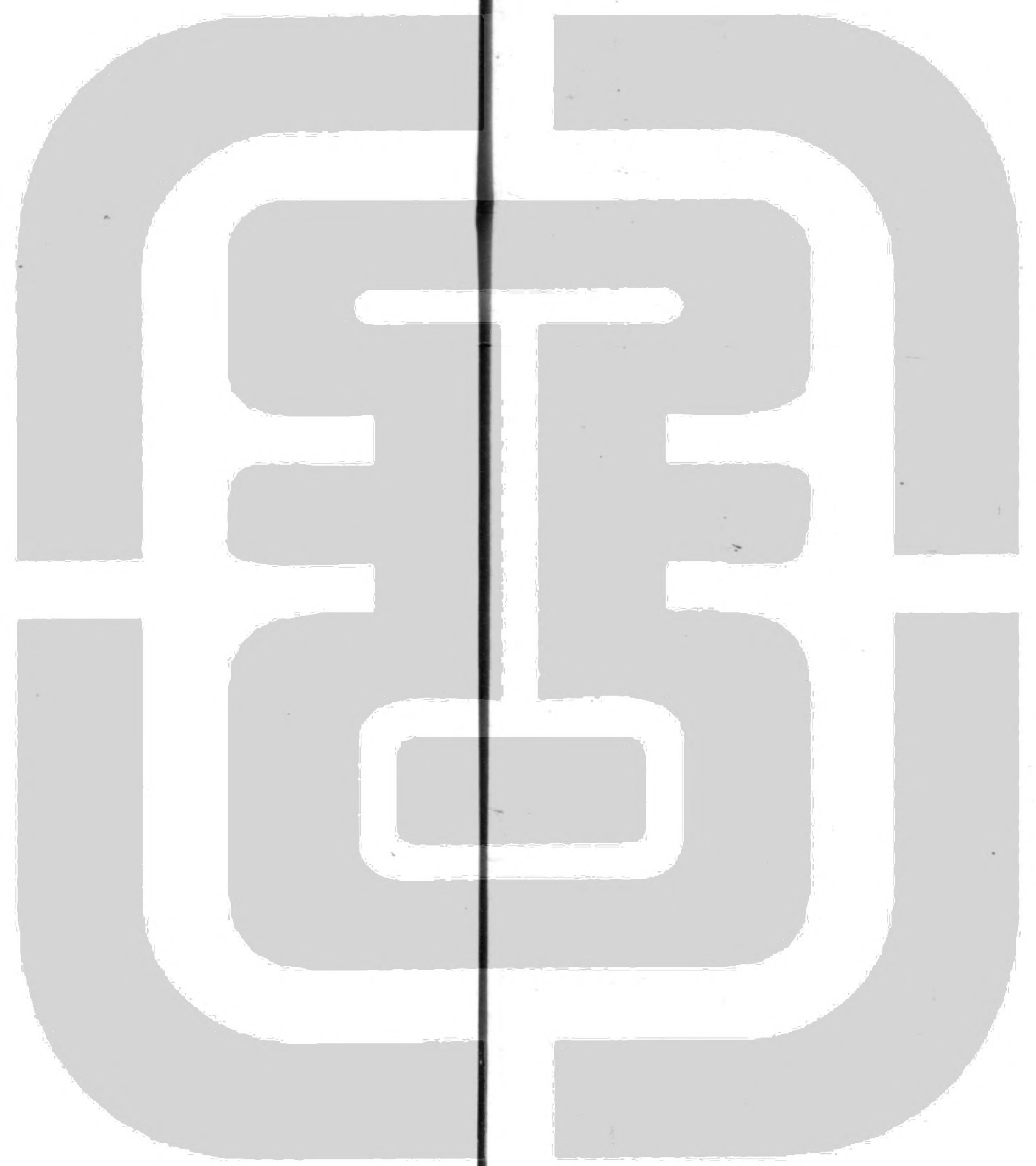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
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
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
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
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
有感於是歎讀之為之大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孝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
田蒙而變不至於弄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
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
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
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六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

感慕也哉



LE...
AN...
TH...

